

張衡詩文集校注



〔漢〕張衡著
張震澤校注

張衡詩文集
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衡詩文集校注/(漢)張衡著;張震澤校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.8

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
ISBN 978-7-5325-5336-5

I. 張... II. ①張... ②張... III. 古典文學-注釋-中國-東漢時代 IV. I213.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052293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張衡詩文集校注

[漢]張衡 著

張震澤 校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2.875 插頁 6 字數 235,000

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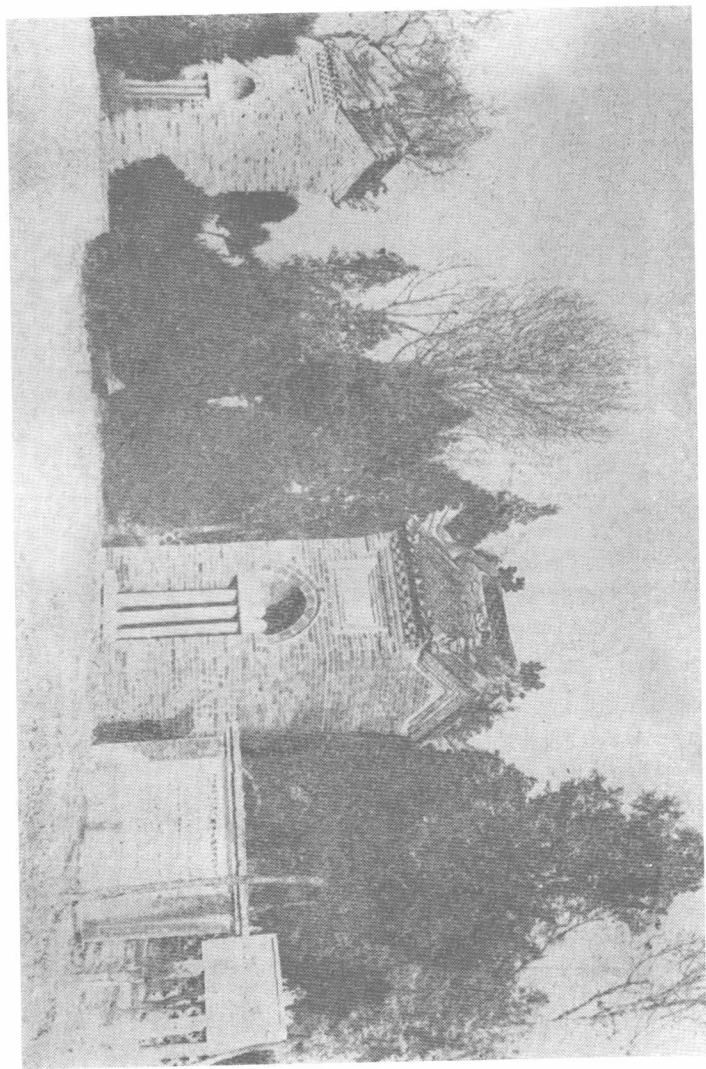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5-5336-5

I·2105 平裝定價: 30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繫



張衡造像



張衡墓園（在今河南南陽石橋鎮）

前 言

一 張衡生平

張衡（公元七八——一三九），字平子，東漢南陽郡西鄂縣人（今河南南陽市北五十里）。少年時，善作文章，曾西遊三輔，作溫泉賦；東入洛陽，觀太學，從經學大師賈逵問學，遂通經藝。和帝永元間，舉孝廉不行，連辟公府不就；安帝立，外戚大將軍鄧騭累召不應。這舉孝廉，辟公府，然後入朝做官的路綫，是當時士人登仕的必由之途，但張衡志在學問，不慕榮利，所以全不應承。張衡二十三歲時，鮑德（太尉鮑昱之子）為南陽太守。「修志節，有名稱」，頗重儒術，請張衡為主簿。張衡敬應之，幫助他在南陽修建學校，敬老會儒，開展教育。

安帝聞張衡名，特派公車徵請，張衡不得不應。至則拜為郎中，遷尚書郎，轉太史令。順帝初，再轉復為太史令。陽嘉中，遷侍中；永初初，出為河間相，徵拜尚書。永初四年卒，年六

十二。

張衡兩度爲太史令，時間最久。太史令的職責，是掌天時星曆，每年年底奏新年曆；遇到祭祀喪娶之事，掌奏吉日及時節禁忌；凡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之。復有明堂、靈臺兩丞，掌候日月星氣，皆屬太史（見後漢百官志）。張衡是一位天文學家，對太史令一職極有興趣，居官積年不徙，作應問，設客問，自明本志，宣稱決不「捷徑邪至」，「干進苟容」，鑽營取寵，甘願「師天老而友地典，與之乎高睨而大談」，研究自然和人類社會政治的道理，「聊朝隱乎柱史」。我們可以从這篇文章中看到他的高尚品格和致力學術的決心。在爲太史令期間，他確實實踐了自己的諾言，寫了不少天算文哲著作，創制了渾天地動測算儀器。

張衡做侍中，時間不過三年。侍中秩比二千石，掌侍左右，贊導諸事，顧問應對，諭旨公卿，上殿稱制，是一個能直接和皇帝談話的親重官職。衡任此官，帝常引在帷幄，諷議左右。有一回帝問天下所疾惡者，旁邊宦官都拿眼睛瞪着他。當時外戚當權，宦官橫行，賣官鬻爵，傾害人民，天下所疾惡者正是這批人。張衡在宦豎威脅之下，不敢直言，捏了一把汗，詭對而出。宦官終不放心，怕他遲早會揭露他們的罪行，於是日夜讒毀，進行離間。

張衡探討學術，本意是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樹，但是皇帝被閹豎所讒蔽，張衡自己處在危險

之地，有意見無由上達。他曾吸取屈原被罪的教訓，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，其中說：「欲巧笑以干媚兮，非余心之所嘗。」這是他真正高潔的一面。但最後還是「回志竭來從玄謀，獲我所求夫何思」，始終不敢直斥奸佞，而表示隱於哲理。這在當時的處境下，也確是無可如何的。

張衡不願久處機密，上書請求專事東觀收檢遺文，補綴漢記，定漢家禮儀。順帝不聽，遂出為河間相。這件事的細節，史書未載，想來也是宦官懼其留朝不利，遂加以排擠的結果。

這時河間王是章帝之孫劉政，驕奢放蕩，不遵法度，國中又多豪強，共為不軌，號稱難治，百姓苦之，放衡出任此官，並非出於好意。衡下車，「治威嚴，整法度，陰知奸黨名姓，一時收擒，上下肅然，稱為政理」。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從政理民，表現出了他的治事才能。我們知道，在封建時代，正直的知識份子只有從政有權，才能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為人民做些好事，張衡為河間相，本質自然是維護封建統治，但他打擊豪強，寬舒民力，在當時對人民還是有益的。

張衡為相三年，「郡中大治」，但他已經進入衰年，便作歸田賦，上書乞骸骨。漢順帝徵拜他為尚書，不到一年，他便離開了人世。

張衡一生治學，不好交游。他所欽敬的友人有兩位。一位是鮑德。張衡年輕時做過他的主簿。鮑德年長，張衡三十多歲時，鮑德便去世了。衡為之作誄，表彰了他的人品、才學，和辦

學校，行惠政，以及抗禦羌寇的功勞，流露了兩人之間互相愛重的感情。

另一位是崔瑗。崔瑗字子玉，涿郡人，與衡同年生。年少時兩人同游洛陽從賈逵質正學問。崔瑗銳志好學，明於天官曆數、京房易傳，兩人志同道合，特相友好。但崔瑗從政有迹，而遭遇不辰，兩次爲外戚大臣所辟，兩次被斥，官至濟北相，又被罪入獄，得理出而卒，年六十六，後於張衡之卒四年。張衡有與崔瑗書討論太玄；衡作周官訓故，崔瑗讀之，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；崔瑗作南陽文學官志，張衡有南陽文學儒林書贊，蓋同爲南陽興學而作。由此可見崔張互相切磋及其友情之親密。衡卒，崔瑗作碑樹之衡墓，碑文對張衡的文章、制作、人品、政績，推崇備至。

二 張衡的學術貢獻

張衡是我國東漢時期的偉大科學家 and 文學家。他在科學上的成就最大，因此文學家之名往往爲科學家之名所掩，今先敘其文學，然後敘其科學，以求對他有一個較全面的瞭解。

後漢書本傳說：「衡少善屬文」，「雖才高於世，而無驕尚之情」。現據留傳下來的他的作品來看，他確實善於寫詩、賦、銘、贊、誥、誄、書、疏等各體韻散文辭，其中詩賦，更具價值。他的作

品，繼承了西漢以來的傳統，而有顯著的發展與創新，有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賦，起源於戰國，到西漢司馬相如發展爲長篇鉅製的漢大賦，中經揚雄、班固，作者不絕。班固早於張衡四十多年，作兩都賦，盛稱一時。張衡以爲淺陋，乃更作二京賦。二京賦是在司馬相如子虛賦和班固兩都賦的基礎上進行寫作的，但他不是抄襲，而是立意同他們競賽，逐字琢磨，逐節鍛煉，務求出於其上。所以兩都、二京相比，雖然同以漢之東都西都爲描寫對象，但二京賦馳騁想像，體物抒情，鋪張揚厲，極盡誇張之能事。它篇幅更長，辭藻更富，內容上新事物的描寫更多，舉凡商賈、俠客、貴門、辯士的活動，以及雜技、角觝、百戲、歌舞的表演，刻繪生動，十分突出。另外，是在敘述中引入議論說理。過去的大賦雖然也講諷諫，但由於只顧鋪揚，常常是欲諷反諛。二京賦的規諷和議論是切直的，其中貫注了作者的真情實感。前人評此，謂「長篇之極軌」，一點不錯，它確是集漢賦之大成，把大賦推向最高峯，後之來者很少能够超越了。

張衡在總結大賦的同時，又創造一種抒情小賦，他的溫泉賦、歸田賦可爲代表。歸田賦描寫了退隱田園的樂趣，表現了他不滿宦官政治，不肯與羣小同流合污的崇高精神。其中描繪春日自然美景，抒發淡於名利的心情，語言清新，情景交融，顯得十分和諧。這是張衡的一種創

造，也是漢賦發展的一個轉折，此後抒情小賦的作者多起來，使賦轉入了新的境界，一直影響到唐宋新賦的產生。

張衡的詩歌，有四言怨詩、五言同聲歌、七言四愁詩。四言詩始於詩經，到東漢時尚流行。文人五言詩，今所見最早的是班固詠史，但還「質木無文」。衡之同聲歌，則感情真摯，詞采綺麗，表達技巧已達一定高度。

張衡詩歌有其自己的特點，多用比興手法寫自己懼讒不得通、想望賢人和忠君愛國的思想感情。值得注意的是七言體四愁詩，四首成篇，渾然一體，往復詠嘆，明顯地受詩經國風一首數章往復詠嘆形式的影響，中間偶用「兮」字，又帶有楚辭色彩，但它是一組七言詩，可見是他吸取前人的營養而獨創的新體。內容上正如詩序所言：「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，以水深雪雰爲小人，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，而懼讒邪，不得以通。」抒發他報國無門的抑鬱心情，具有憂國憂民的政治意義，因此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。這首詩又是我國七言詩的導源，對後來七言詩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。

總結上文，張衡在文學上重要貢獻有三點：

(一)把大賦推向最高峯。

(二)開創了抒情小賦的新途徑，是賦這一文體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。

(三)創制了新體七言詩，給後來七言詩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

以上三點，可以說在我國文學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

張衡在文學上固然有重大成就，在科學上貢獻尤大。他明於天文，精於曆算，長期任太史令。仰觀俯察，知識融通淵博，不但寫過一些理論著作，而且進行實踐，有驚人的創造發明。

首先，他第一次正確解釋了月食形成的原因，說明月光是日光的反照，月球進入地影，形成了月食。他說：「夫月，端其形而潔其質，向日稟光，月光生於日之所照，魄生於日之所蔽，當日則光盈，就日則光盡也。衆星被耀，因水轉光，當日之衝，光常不合者，蔽于地也，是謂闕虛，在星則星微，遇月則月食，日之薄地，暗其明也。」這一發現，比世界各國要早幾百年。

他的靈憲一書，總結了當時天文學知識，明確認識到宇宙的無限性，提出「宇之表無極，宙之端無窮」。並且認識到行星運行的遲速，與距離地球的遠近有關。

他創制成功世界上最早的水力轉動的渾天儀（亦名渾象）。宋書天文志說：「衡所製渾儀，傳至魏晉，中華覆敗，沉沒戎虜；晉安帝義熙十四年（公元四一八），高祖平長安，得衡舊儀

器。」可見渾天儀至東晉猶存。至其形制，衡自述云：「以銅爲器，再疊差置。實以清水，下各開孔，以五虬吐漏水入兩壺，右爲夜，左爲晝。」（初學記二十五）「蓋上又鑄金銅仙人，居左壺；爲胥徒，居右壺；皆以左手抱箭，右手指刻，以別天時早晚。」（同上引）宋書天文志描述云：「張平子既作銅渾儀，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；令伺之者閉戶而倡之。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：『某星始見，某星已中，某星今沒。』皆如合符也。」又說：「張衡製渾象，具內外規，南北極，黃赤道，列二十四氣，二十八宿，中外星官，及日月五緯。以漏水轉之於殿上，室內星中出沒，與天相應。因其闕戾，又轉瑞輪莖莢於階下，隨月盈虛，依歷開合。」

張衡又創造了測定地震的候風地動儀。後漢書衡傳載：「陽嘉元年（公元一三二），復造候風地動儀，以精銅鑄成，圓徑八尺，合蓋隆起，形似酒尊，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。中有都柱，旁行八道，施關發機。外有八龍，首含銅丸，下有蟾蜍，張口承之。其牙關巧制，皆隱在尊中，覆蓋周密無際。如有地動，尊則振龍，機發吐丸，而蟾蜍銜之。振聲激揚，伺者因此覺知。雖一龍發機，而七首不動。尋其方面，乃知震之所在。驗之以事，合契如神，自書典所記，未之有也。」

此外，他還製造了三輪自轉車，指南車，自飛木鸞。具見他的應問一文。

總之，張衡在文學上科學上的成就，都是十分突出的。崔瑗稱之曰：「道德漫流，文章雲浮，

數術窮天地，制作倖造化。」（平子碑）范曄贊之曰：「三才理通，人靈多蔽，近推形算，遠抽深滯，不有玄慮，孰能昭晰。」（後漢書）張衡傳贊）誠然，張衡的巨大成就，都是勤懇工作，好學深思的結果。

三 張衡的政治思想

張衡並不是一個埋頭學術不問政治的人物，相反，他十分關心政治，關心國家前途，有着熱誠的愛國思想。

張衡所處的時代，是東漢從較為安定而漸趨衰落的時代。這時候，政歸外戚，權任宦官，他們中間有矛盾，有勾結，各謀私利，競相奢華，親戚攀援，賄賂公行，詐偽叢生，政治十分昏亂。張衡痛惡這種社會，所以青年時期舉孝廉不行，連辟公府不就，大將軍鄧騭累召不應。作西京賦，極寫王侯貴戚幸臣寵姬之豪奢無度，又在東京賦中寫東都儉約之德、禮儀之盛，以為對比；最後借安處先生之口斥憑虛公子曰：「若乃流遁忘返，放心不覺，樂而無節，後離其戚！」「苟好勩民以媮樂，忘民怨之為仇也；好殫物以窮寵，忽下叛而生憂也！」我們應當注意，西京的那些事，張衡並沒有看到過，東京的政治，也並不如他說的那麼好。他所以這麼寫，顯然是假託西京

來揭露當前王侯貴戚的腐朽奢侈生活和傾害人民的罪行，而陳述東京禮儀之盛，也只是寄託了自己的政治理想。賦是文學作品，比興手法，本多隱約，但用意在於諷諫勸諭，仍是看得出來的。事實上東漢「勸民以媮樂」的結果，正好引起後來的黃巾農民大起義，他的「樂而無節，後離其戚」的話，不是果真應驗了嗎？

及至張衡被徵作官，他的直言切諫就更多也更坦直了。上順帝封事中揭露外戚閹顯等「行惡」之臣隱瞞安帝之喪，妄圖徵立諸王子的不法行爲；指責順帝要徵發民徒開掘恭陵神道的害民計畫。上陳事疏指出「羣臣奢侈，昏躒典式，自下逼上」，已經「怨讟溢乎四海」，諫帝「恭儉畏忌」，收回「刑德八柄」，勿令「積惡成釁」。論貢舉疏指出貢舉積弊：「諸生競利，作者鼎沸」，「或竊成文，虛冒名氏」，不合格者，亦復拜官；而且考試只重文，不重德，加恩入選，難任州郡。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復就貢舉問題提出意見，並進一步指出選舉弊端之形成，原因有二：一是「選舉一任三公，臺閣秘密振暴於外」，二是「貨賄公行，人事流通」，總之是「下陵上替、分威共德」的結果。這就一針見血地刺着了腐敗的外戚宦官政體。

西漢末年以後，圖讖盛行。圖讖是一種封建迷信思潮，東漢光武會利用它奪取帝位，所以加以肯定，明帝、章帝又大加提倡，於是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附以妖言。其言虛妄，淆亂視聽。

張衡是不信圖讖的，於是寫了請禁絕圖讖疏，據理駁斥，要求一概禁絕。否定先帝提倡，是冒犯天子威嚴的舉動，張衡不顧一切，直言不諱，不但表現了他的愛國熱情，也反映了他的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態度。

張衡有其政治主張，那就是禮儀治國。他有時稱先王之禮，但他並不是要求照搬殷周。他有一種禮治設想，大致匡略就是東京賦自「我世祖」以下所描寫的那種情況。主要精神是：君尊臣能，除奸用賢，遵節儉，尚素樸，仁洽道豐，施惠於民，爲無爲，事無事，永有民以孔安。可惜他的這種理想，在他的一生裏，只有做河間相的三年中得到部分的實踐。他曾想續撰劉珍、劉駒駰生前未完成的漢記，以定漢家禮儀，把他的政治理想寄託在修史中，但順帝不聽，他終於齋志以歿。

張衡的人生觀是入世的人生觀，雖然他的作品裏有時表現消極，如獨懷賦，但那不過是一時的憤慨。他的政治主張，當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但他那愛國愛民、憤世嫉邪的可貴精神，始終是令人景仰的。

四 張衡的著作存佚

後漢書本傳記載，張衡所著有「詩、賦、銘、七言、靈憲、應問、七辯、巡詰、懸圖凡三十二篇」。隋書經籍志著錄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，本注：梁十二卷，又一本十四卷。新舊唐書並十卷，又別出二京賦二卷，宋史作六卷。靈憲等唐宋入子類，或錄或不錄，大抵已經逐漸有所散佚了。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，其中張河間集輯得四十三篇（包括殘文斷句），除週天大象賦為隋李播所撰而誤收外，實為四十二篇。

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，其中後漢張衡文三十八篇，但未收詩歌。以上二書相比，嚴輯較為嚴密。

單輯詩歌者，明有馮惟訥古詩紀，其書病在蕪雜。解放前丁福保以古詩紀為藍本進行增刪，重編為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，仍有不少訛誤。一九八三年出版了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，此書搜集審慎，附有考語，糾正了馮丁二書的不少錯誤。

此次不揣譎陋，整理衡集，即以嚴遜二本為根據，文依嚴輯，詩依遜本，再參他書，刪補併合，完殘俱收，凡得四十一篇，為今存張衡之全部著作。由于此次整理是從文學角度出發，而靈